

## 四川大平話中的正反問句

楊榮華\*

安岳縣位於四川盆地中部，縣城距成都186公里，離重慶247公里。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1987），安岳城區話屬西南官話成渝片。本文選取的方言調查點是四川省安岳縣大平（今轄趙坪鄉）、九龍兩鄉，兩鄉口音基本一致，大平話就是指通行於這兩鄉的土話。兩鄉地域總面積76.84平方公里，總人口37,592人（1990年統計數據）。調查過程中我們所收集到的十八份譜牒顯示，兩鄉現住居民多係清朝順治、康熙、乾隆等年間從湖南永州府東安縣和零陵縣入川移民的後裔。方言調查結果顯示，大平話屬四川境內遺存的一個湘方言島。

**1.1 大平話與安岳城區話在語音上有明顯差異，其詞彙和語法也都有自身的特點。本文擬粗略探討大平話正反問句的幾種不同句式中V的選擇性及整個句式的特點。V=動詞或形容詞，VP=動詞性或形容詞性短語，neg=否定詞，F=疑問語氣詞，C=補語，\*=不用或可疑的用法。**

1.1.1 現代漢語中正反問句的定義與歸屬問題，學界有不同看法<sup>1</sup>。如朱德熙（1982）將“謂語的肯定和否定形式並列在一起作為選擇的項目”的這一類選擇問句稱為“反復問句”，是選擇問句中的一種特殊類型。《現代漢語》（胡裕樹主編，重訂本，1981）、《現代漢語》（北大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編，重排本，2004）與朱先生觀點一致。《現代漢語》（黃伯榮、廖序東主編，增訂二版，1981）、《現代漢語》（張斌主編，2002）將正反問句獨立為一類疑問句，“又稱反復問句”，“一般是用謂語或謂語中的一部分組成肯定和否定疊合的形式進行提問，要求答者從肯定項和否定項中挑選其中的一項回答”。

總的來看，對正反問句的歸屬問題，主要從形式上討論，是否獨立為一類各家出發點不同。但一致的看法是，正反問句句法構造是肯定與否定的並列形式，回答方式上是選擇肯定項或否定項中的一個，疑問點在該肯定否定並列項上，且選擇項

\*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1 目前在術語的使用上有“反復問句”和“正反問句”兩種，游汝傑（1993）指出，正反問句是在普通話語法研究中提出的術語和概念，它不能概括方言裡的“V-neg”“F-V”這兩類句式，不過可以把它當作正反問句的對應形式來研究。我們借鑒前人和時賢的標準，主要從句法形式出發，也參考句式意義，採用“正反問句”這一術語。

之間的邏輯關係是對立的，即肯定項為X，否定項為非X。除此之外，我們認為，還需要參考語言事實使用的具體語境來分析方言中的正反問句，因為語法是使用中的語言結構，是動態的。

大平話中正反問句形式沒有“VP-neg-VP”、“VP-neg-V”，即使有也少見。常用的四種形式有：

(a) V不/沒V(P)？

如：你吃不吃飯你吃飯不吃飯？ 你喝不喝水你喝水不喝水？ 你看沒看電視你看過電視嗎？

(b) VV(P)？

如：你吃吃(飯)你吃飯不吃飯？ 你喝喝(水)你喝水不喝水？ 你惱惱火你難受不難受？

(c) VP-neg/ VPF-neg？

如：你吃飯沒得你吃飯沒吃飯/你吃飯了嗎？ 你吃呱了蠻沒有你吃過飯沒吃過飯？  
(“呱”是時體標誌詞，表示“已然”；“蠻”是語氣詞，見後文討論。)

(d) V(P)F？

如：坐蠻坐不坐？ 走蠻走不走？ 吃飯蠻吃飯不吃飯？ 喝水蠻喝水不喝水？

(a)中V與VP之間的否定詞只有“不”和“沒”兩個。“不”問“意願”，表“未然”，“沒”問“時間”，表“已然”，“不”比“沒”的使用頻率高。(c)和(d)兩式從語法形式上看，不是正反問句，但從回答的方式和其所表達的語義來看，我們把這兩種句式看成正反問句的特殊形式來討論。“VP-neg”中“neg”通常用“沒得”或“沒有”，如“吃飯了嗎？”是中國人見面時常用的一句招呼語，但在大平話中常用“吃(呱)沒得？”，而比用“吃沒吃？”的頻率高，當地人聽來後者顯得文縷縷的。下面的兩種形式不用：

(e) VP-neg-VP (\*你吃飯不吃飯？\*你喝水不喝水？)

(f) VP-neg-V (\*你吃飯不吃？\*你喝水不喝？)

(e)只有在需要特別強調的情況下偶爾使用，但本地人聽來覺得很驚扭。(f)在大平話中不用。日常交際中，有時候雖也有相似的疑問形式出現，但不是真正的正反疑問句，其表達的是“你想要做某事，那現在怎麼不做呢？”。如例(f)的意思是“你想要吃飯，那現在怎麼又不吃呢？”。句末的“V”通常重讀，念升調，具有提醒某人做某事的意味，而不是“問意願”。因此，儘管(f)句式在句法形式上

與正反疑問句形式極其相似，但因其性質與真正的正反問句不相當，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 2.1 V不/沒VP(下文只用否定詞“不”作代表)

### 2.1.1 V為動詞性成分

在該結構中，V可以是光桿動詞，也可以是雙音節動詞，但多音節動詞結構因其結構本身的原因而在“V不/沒VP”中的合法性往往受到限制。V後可帶賓語，補語，前面可以有狀語。如：

(1) 天倒黑了，你們走不走天已經黑了，你們回家不回家？ 粑粑你們吃不吃煎餅你們吃不吃？

(2) 如果是你，你冒不冒火生氣？ 明天你趕不趕場趕集？

(3) 你覺得好舒服不好點了嘛？ 今天你要玩得高不高興呢？

(4) \*你恨不恨死他？ 他認不認得倒你外公他認識不認識你的外祖父？

光桿動詞一般是表示具體動作行為的動詞，雙音節動詞一般以表示心理活動和感覺類動詞為常見。但當V是動詞“有”時，情況就要複雜一些了。如：“有沒有酒？=有不有酒？=有酒沒得？”。“今天還有沒有腦殼頭痛？=今天腦殼還痛沒得今天頭還痛不痛？”，句中否定詞用“不”時，就只能否定“痛”了，即“今天腦殼還痛不痛？”。從語言事實來看，在大平話中“有”字正反問句有“V-neg-VP”和“VP-neg”兩種形式，本文不詳述。

### 2.1.2 V為形容詞性成分

(5) 大不大？ 多不多？ 長不長？ 高不高？

(6) 高不高大？ 精不精靈聰明？ 老不老實？ 得不得行聰明不聰明？

大平話中，不管是雙音節形容詞還是雙音節動詞在構成正反問句時，都是構成“V-neg-VP”式，而不是“VP-neg-VP”或“VP-neg-V”形式。人們在交際中常常將“V不/沒VP”句式類推，不管單音節還是雙音節或多音節的動詞或形容詞都可以類推出“V-neg-VP”這種句式來<sup>2</sup>，類推出的句式中否定詞前的V總是一個單音節，V如果帶賓語，賓語總是在第二個動詞的後邊，如果動詞是雙音

2 余靄芹(1997)從詞彙擴散對語法演變的影響角度分析了最早存在於南方方言的“V不V(P)”問句形式進入北方方言的途徑。余先生認為，早在十六世紀中葉的閩南話、十九世紀末的粵語及二十世紀初的北京話就出現了“V不V(P)”問句形式，詞彙擴散所遵循的途徑是：首先出現在最常用的動詞例如系動詞或表示存在、所有意義的動詞，然後逐漸擴展到希求語氣動詞，隨後才及於其他類型的動詞。見[美]余靄芹著 陳世民譯 語法演變中的詞彙——漢語語法的詞彙擴散[A]，《漢語方言論集》[C]，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7。

節的，只是重複第一個音節，而不管生產出的結構在句法上是否合法。這樣，語法上原本可以分析的結構類推以後於是也變得有些不可分析了<sup>3</sup>，但大平話中卻廣泛使用。

### 3.1 VVP

這種正反問句式是在大平話中最具特色，它不是由動詞重疊形成的句式，而形式上是由謂語動詞的兩個肯定形式並列構成正反問句。

#### 3.1.1 V為動詞性成分

(7) 走走？ 看看？ 跑跑？ 睏睏<sub>睡覺</sub>？ 吃吃？ 哭哭？ 在在？ 有有？

(8) 惱惱火<sub>發火/生氣</sub>？ 冒冒火<sub>生氣</sub>？ 罵罵人？ 吃吃得<sub>能吃不能吃</sub>？ 搞搞得<sub>好能做好不能做好</sub>？

該結構的正反問句中，V可以是光桿動詞、雙音節或多音節動詞性成分，一般以具體動作動詞、存在動詞和心理感覺類動詞為主。

#### 3.1.2 V為形容詞性成分

(9) 大大？ 多多？ 高高？ 紅紅？ 乖乖<sub>漂亮不漂亮</sub>？ 熱熱？ 小小？

(10) 高高大？ 精精靈<sub>聰明</sub>？ 安安逸<sub>舒服</sub>？ 老老實？ 難難看？

該結構中的形容詞性成分既可以是性質形容詞，也可以是狀態形容詞。

光桿動詞或形容詞構成的“VV(P)”式和雙音節或多音節動詞性或形容詞性成分中的動詞或形容詞並列，前項VP省略了動詞後面的成分，然後與後項VP構成的“VVP”式，比普通話中的“V不VP”和“VP不VP”表達的語氣更直接、強烈，句式也更簡潔，同時也與後兩種句式一直在進行激烈競爭，並逐漸佔居優勢。但大平話中的“VVP”和“V不VP”這兩種句式功能上有所分工，VVP對語境的依賴性更強，會話雙方談論的事情必須是雙方正經歷或知道的事情，甚至會話雙方之間的熟悉程度或社會身份認同是否一致也會影響到該句式的使用。雙方共知，或熟悉程度高、社會身份認同一致，人們在交際中會較願意選擇“VVP”這種簡潔的句式。由於前項VP省略了V後面的成分，應該使得前項V有拉長音節的空間和必要。在大平話中，音節結構以排在前邊的兩個音節為一組，整個句式將音節拉長的空間

3 劉道英(2001)、羅華炎(2000)質疑從方言中進入普通話的諸如“聽不聰明？老不老實？”類句式的合法性和規範性。見劉道英2001“A不AB”謂語句與正反問句的比較研究[J]，《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月刊；羅華炎2000何者規範？AB不AB抑或A不AB？[J]，《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

後挪了，後一個VP的後續成分成了一個單獨音節，且變為重音節，在語流中往往拉長了念。如“舒舒服”要念成“舒舒|服~”，“罵罵人”要念成“罵罵|人~”，“服”和“人”都成為重音節，拖長音念，以湊足音節，否則當地人聽來是很彆扭的，且都可以在末尾加上語氣詞“嘛、呢”等。正因為大平話正反句具有該特點，強勢方言區的人從語音上及這種正反問句式的使用上很容易辨別方言島人的身份。

動詞性和形容詞性成分構成的VVP式正反問句，與動詞的重疊形式不同，不表短時、小量，且可以變換成“V不VP”句式。如“走走？”可以變成“走不走？”，“大大？”可以變換成“大不大？”，表達的意思基本一致，但“VVP”式的催促和詢問意味更強烈、更急切。

關於VVP式的成因，朱德熙（1991）認為，這種形式是“V-neg-VP”的緊縮式。如果V是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或者雖是及物動詞而賓語未出現，那麼緊縮式就變成了“VV”的形式。游汝傑（1993）認為，吳語中VVP式是“V-neg-VP”句式的動詞重疊，否定詞省略。我們認為，南方方言中VVP式多有存在，它既不是由“V-neg-VP”“緊縮”而成也不是由其動詞“重疊”而成，大概是由於“V不VP”式在語流中“不”常常念輕聲，只是做了個唇音聲母雙唇閉合的動作，“p（m）”近似一個韻尾粘著在前一個V音節末尾，“由於唇音尾比舌尖韻尾和舌根韻尾更易脫落”，而且“漢語歷史音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排斥舌位的往復動作”<sup>4</sup>，這樣給“不”在語流中的脫落創造了條件，從而出現了更簡潔的“VVP”形式。如：走不走？[tsəu<sup>52</sup>p（m）tsəu<sup>52</sup>]，難不難看？[lan<sup>21</sup>p（m）lan<sup>21</sup>khan<sup>213</sup>]。只是“不”脫落的這種現象在漢語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是偷偷潛進“VP不VP”及“V不VP”結構，而不被人們所注意，變化其實早已開始。變化過程中的簡潔形式先在一定範圍內使用然後逐漸擴散開來，最後變得穩定並流行開來<sup>5</sup>。當兩種句法構造表達相同的意思，人們在交際過程中會不自覺地選擇簡潔而非複雜句式進行交際，這也符合語言交際的經濟、省力原則。

當V為光桿動詞或形容詞時，“VV（P）”式的後一個V是整個結構的重心，通常念重音，變成了高降調或升調，（如大大[da<sup>213-212</sup>da<sup>213-42/23</sup>]？）；當後一個V有後續成分時，重心轉移到後續成分上，末尾聲調也上揚，用以傳疑或詢問<sup>6</sup>。大平方

4 見潘悟雲（2000）漢語歷史音韻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5 據筆者2004年冬天田野調查，大平方方言島周邊的寶華周禮話中，否定詞“不”用“ŋ”，“沒”用“mau<sup>213</sup>”，如去不去？[tɕ'ie<sup>213</sup>ŋ tɕ'ie<sup>213</sup>?]，吃沒吃？[tɕ'ia<sup>45</sup> mau<sup>213</sup> tɕ'ia<sup>45</sup>?]。

6 末尾一個音節通常念重音，並承載了部分疑問功能，其音高也發生相應的變化。當V為陰平（45）、陽平（21）和上聲（52）時，後一個V或後續音節都是高降調；V為去聲（213）時，後一個V或後續音節為降升調，比本字調的音高終點要高。疑問句調的降升跟VV（P）的後一個V在語流中的降、升沒有必然聯繫，只是如果後一個V或後續音節升得較高，則疑問加強而已。

言區的人日常交流多用VVP式，除非需特別強調才用“V-neg-VP”式；而安岳縣城區話多用“V-neg-VP”式。

#### 4.1 VP-neg

4.1.1 一般認為，“VP-neg”式的正反問句“萌芽於甲骨文時代”<sup>7</sup>。這種形式的正反問句在大平話中常是在V後加時體標誌詞“呱”[kua<sup>45</sup>]<sup>8</sup>，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動態助詞“了”。句末常對應“沒得”或“沒有”，對V的“已然”與否發問，而構成富有地方方言島特色的“VP+呱+沒得？”的正反疑問句式，相當於普通話的“VP沒VP？”。“呱”有時也可省略，在句式中的位置也常因VP的句法結構不同而變化。如：

(11) V呱O沒得

吃呱（飯）沒得沒有？ 走到馬路公路高頭上邊去呱沒得？ 賊娃子賊跑逃跑呱沒得？

(12) V呱C沒得

衣服大寬鬆呱點沒得？ 這下[xa<sup>213</sup>]你好感覺好呱點沒得？ 娃兒崽崽小孩子高長高呱點沒得？

(13) VC呱沒得

你今天看到呱他沒得？ 她過來呱沒得？ 杯杯杯子打爛呱沒得？

(14) V呱C沒得

你心裡好舒服呱點沒得？ 你腳熱和暖和呱點沒得？

該句式中，VP一般不用心理和感覺類動詞，整個句式是對謂語動詞表示的“已然”與否發問。“沒得”可以換成“沒有”，但老派傾向於用“沒得”，新派傾向於用“沒有”。以上四例中的句子都可以變換成“V沒(有)VP？”式，如(11)可轉換成“吃沒吃飯？”“走沒走到馬路高頭去？”“賊娃子跑沒跑呱？”，(12)還可以變換成“VVP了”式，如“衣服大大點了？”“這下你好好點了？”“娃兒崽崽高高點了？”。但有些時候也可以理解為“沒得”所表達的意思有些虛

7 見劉子瑜（1994）敦煌變文中的選擇疑問句式，《古漢語研究》[J]，第4期。

8 大平話中的“呱”多數情況下做動態助詞，大致相當於普通話中的動態助詞“了”，主要表示謂語動作或情狀的完成或實現或者持續。在句子“他吃了”中的“了”，根據朱德熙先生（1982）的看法，這個“了”可能是動詞後綴“了”與語氣詞“了”的融合體。我們認為，大平話中的時體標誌詞“呱”相當於前一個“了”，它可以與語氣詞“了”同現，說成“他吃呱了”使時體標誌詞與語氣詞各司其職，各就其位，有消歧作用。

化，而作“准句末助詞”<sup>9</sup>。“沒得”可以換成疑問語氣詞“嗎”，而變成是非問句。

#### 4.1.2 VPF-neg

在“VP-neg”中間也常加上語氣詞“蠻[man<sup>45</sup>]”，構成“VP蠻-neg”。如：

(15) 吃呱飯了蠻沒有吃過飯沒吃過飯？(吃蠻沒吃？) 車子走呱了蠻沒有車開走了沒開走？(車子走蠻沒走？)

“蠻”有停頓語氣的作用，表示發話人不能肯定自己的判斷，對VP的“已然”與否持不定態度。“蠻”可省略，如(15)可說“吃呱飯了沒有？”，但省略後表示發話人對VP的“已然”與否毫無把握而發問。這種句式否定回答是“沒V”。如果動詞是“有”，如：

(16) 你身上有錢蠻沒得？ 三娃兒有你高蠻沒得？

這種句式的否定回答是“沒得”。如果動詞前有介詞結構，回答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如：

(17) 她在屋裡頭看電視沒得？ 她從耳門側門出去沒得？

前者的肯定回答是“在”，否定回答是“沒有”；後者的肯定回答是“出去了”，否定回答是“沒有”。

“VP-neg”形式多樣，有“V呱沒得？”“V呱O沒得？”“V呱C沒得？”“VC呱沒得？”等，“呱”的位置有多種選擇，人們在交際中，可以靈活自由地運用。這種源頭久遠的句式，在大平話乃至整個四川官話中仍具有鮮活的生命力。

### 5.1 V(P)F

這種句式中的F常用“蠻[man<sup>45</sup>]/哇[ua<sup>45</sup>]”，V一般是動詞，如果是形容詞，表達的意思相當於普通話的“是不是+A+了？”。(為了簡潔明瞭，文中句末的語氣詞只用其中一個表示。)

#### 5.1.1 V為動詞性成分

(18) 坐蠻？ 走蠻？ 跑蠻？ 寫蠻？ 成蠻？

(19) 吃飯蠻？ 喝水蠻？ 散步蠻？ 坐車蠻？ 走路蠻？

9 [日]太田辰夫著. 蔣紹愚, 徐昌華譯. 《中國語歷史文法》[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頁362-379。

## 5.1.2 V為形容詞性成分

(20) 大蠻？ 多蠻？ 好蠻？ 紅蠻？ 長蠻？ 熱蠻？ 胖蠻？

(21) 聰明蠻？ 高大蠻？ 健康蠻？ 漂亮蠻？ 好看蠻？ 舒服蠻？

在大平話中由動詞性成分VP和語氣詞“蠻/哇”構成的正反問句在使用中對語境也有很強的依賴性。一般也可換成“VVP”和“V不V(VP)”式，主要是問聽話人的“意願”，表示“未然”。如“坐蠻？”問的是“坐不坐？”，“吃飯蠻？”問的是“吃不吃飯？”，如果VP正在發生，發話人用“VP蠻？”大多表示禮貌問候，否則有明知故問之嫌。語氣詞“蠻”隱含了正反問句的反項意思，可以補充出來，如“坐蠻？”也說成“坐蠻不坐？”，但句式發話者期望得到的回答或多或少是傾向肯定的，這與“V(P)F”句式有多種解讀有關。一種是可理解為提出自己的建議，再徵求別人意見，如：“散步蠻？”，在語用交際中可以理解為“散步去，好不好？”；也可以理解為，“去不去散步？”。較之於“VV(P)”式，V(P)F的語氣則顯得柔和得多。

### 參考文獻

- 安岳縣誌編纂委員會編.《安岳縣誌》[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日]太田辰夫著. 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朱德熙.《語法講義》[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朱德熙. 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復問句[J].中國語文，1985(1)。  
 朱德熙. 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布[J].中國語文，1991(5)。  
 游汝傑. 吳語裡的反復問句[J].中國語文，1993(2)。